

别说，你懂得 | 只说，你爱过

悠悠锦年

何以深味

娇美的爱情，盛开在心尖，
流淌于岁月。每个刹那，

都镌刻着韶华锦年最缱绻的深情

兰月川 作品

A lifetime of deep love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cp.net.cn>

悠悠錦年

何以深情

兰月川 作品



A lifetime of deep love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悠悠锦年 何以深情 / 兰月川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90-2638-7

I . ①悠… II . ①兰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0959号

悠悠锦年 何以深情

作 者: 兰月川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陈宝光

复 审 人: 刘 旭

责任编辑: 闫 洁 王 萌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4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 : clap@clapnet.cn yanj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307 千字 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638-7

定 价: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

自序

去年，我到大学母校演讲。之后十几个同学聚在一起，握手、拥抱、问候、打趣、煽情，嘻嘻哈哈，热热闹闹。那二十六年前的青春岁月，仿佛山间密林中的一股清泉，潺潺流出，纯净、明亮，闪着金光，透着甘甜。

尽管容颜已改不再年轻，尽管黑发已夹杂着白丝，尽管步履已失去了当年的轻盈，然，谁不曾青春？

刚入校，十八九岁的我们，溜旱冰、打羽毛球，背着吉他，挥着拍子，跳跃在学校正门与大礼堂之间的大道上。柳条飞扬，鲜花竞放。周末，我们长发披肩，三五成群，欢声笑语，飘进舞池，在华尔兹音乐中轻快旋转。下雨天，手拉手，奔跑着，赋诗填词，长啸低吟，在城墙根，在树林里。

春天，挤进小花园，争抢着在绿叶长廊照相，留住美颜倩影。夏天，找一片树荫，背对背，听蝉鸣，看看书，发发呆，也会趴草丛里找寻蚂蚱。秋天，迎着凉风，踩着黄叶，背着诗词，抒发感慨。冬天，追逐着，调侃着，大笑着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在厚厚的雪地里留下一串串脚印，仰面向天，任雪花飘落……

青春的旋律，洋溢在我们脸上，流动在我们身上。

毕业时，美术系的一位大哥给我们照相。我们换穿裙子，摆出各种造型，拍了一天。李睿的淡紫长裙，广华的牛仔短裙，娅妮的宽檐紫帽，还有地

摊上淘的茶色墨镜、银色手链、白色丝袜等，成为记忆深处最美的风景。

青春，是高度浓缩了的靓丽年华，是人生最单纯的友情集结，是内心深处最无忧无虑的七彩年轮。

相识是缘，况且相识在青春里。青春里，香四溢。这本书就描写了一个女孩的青春锦年：她在青春里的友情与爱情，她在青春里的迷茫与痛苦，她在青春里的快乐和成长。通过她的时转空移，通过她的喜怒哀乐，记录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。青春里，飘过谁；青春里，不能忘记谁；青春里，谁是谁的谁。

《悠悠锦年 何以深情》，不谈人生四季，只谈青春这一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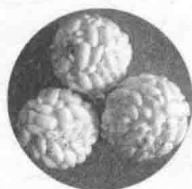
2017年1月 上海

目录

CONTENTS

悠 悠 锦 年 何 以 深 情

001	第一部
	花米糖 鸡毛毽
097	第二部
	松柏林 小溪水
193	第三部
	东操场 玫瑰香



第一部

花米糖 鸡毛毽

1

八十年代初，秋假开学第二天，禹庄初中的核桃树下，初二年级甲乙丙三个班，正在考试。天气转凉，黄叶满地。一百八十多名学生散落于核桃林，趴在高凳上做卷子，考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五科，中间不休息，饿了就地坐着吃点干粮、喝口水，五份卷子全部答完，可离开，到教室里等着。

教导主任王大嘴，敞着白的确良衬衣，端着黑色茶壶，摇着圆蒲扇，不停在凳子间穿梭，拿扇子拍拍这个、敲敲那个。

他自豪地说：“暑假加秋假，两个多月，一个个都玩疯了，啊？专门开会提醒你们，好好复习，好好巩固，就是不听，是吧？一上学，就开考，弄你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傻眼了吧？都忘了吧？看着卷子，试题认识你，你却不认识它了！……”

三个班主任背着手走来走去，没收了有人夹带的书本或小纸条，不断提醒：

“不要交头接耳，不要东张西望。现在你抄了别人的，将来中考怎么办？那更严格，都自觉点，安静！安静！”

初二丙班的江月桐完成一份试卷，班主任就送给任课老师，任课老师坐在乒乓球台边，挥舞红笔，“刷刷刷”批好，笑咪咪地递给丙班班主任贾

培亮，几个老师都凑过来看，小声议论，贾培亮咧嘴乐。

树林里一阵闹哄哄的声音，有趴着分秒必争抄答案的，有扔纸团扔吃喝的，有站起来动胳膊甩腿的，有躺地上睡觉的，有蹬树赶骂鸣蝉的……

王大嘴怒了：“闭嘴！安静！都正常点！那谁，哪个班的，班主任把他提溜出去，怎么上树了？简直无法无天！”

乙班班主任谢城中，冲上去，把核桃树上一个男生拉下来，朝屁股上狠踢一脚。

“你这个‘级级蹲’，滚！还不赶紧老实待着。”转而向王大嘴赔笑，“就是那个方梦柱，外号‘级级蹲’，总留级，本来他初二成绩还可以，能升初三的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自己非要留一级。我还没来得及整治他呢。”

王大嘴点点头：“是他！我知道，他原来的班主任治不了他。落你班了，你好好治他，别让他影响了你班的成绩。”方梦柱回到自己凳子处，趴着睡觉。

江月桐第一个举手离开，前四份卷子已批好，化学老师抓了最后这张，急急坐下批阅。五份卷子摆在球台上，贾培亮乐开了花：

“这分数，你们甲乙两班还争什么第一名？年级第一名肯定在我班了，哈哈。”

甲班班主任张玉丽郁闷：“新初一本来让我挑班的，我想着甲班意头好，也能考年级第一吧？没想到，第一名总在丙班，后悔死我了。”

下午放学钟声响了。王大嘴喊：“卷子放凳子上，人都离开。收完卷子，再来搬。我看你们这些学生，憋死也憋不出答案。”剩下的几十个一窝蜂跑出了核桃林。

丙班学生都站在自己位置上，贾培亮抖着江月桐的试卷，向全班训话：

“自己几斤几两，都称出来了吧？一称吓一跳吧？都看看，江月桐同学，最低85，最高96分，你们能考几分？还有几个人差不多交白卷了！啊！啊！可真能！还有脸成天吃饭，咋吃得下去？！……”

坐在月桐斜后方的方红梅、谢宇峰，隔着桌子，用大拇指抵了抵她的后背，月桐没回头。

月桐最后去搬凳子，凳子不见了，凳子下面放的六个花米糖也不翼而飞。方红梅指着学校围墙边的一棵杨树：

“你看你看，你的凳子，树上。”

江月桐的方凳，架在杨树枝上，圆圆的比乒乓球小点的花米糖，用线串着，系在凳腿上。夕阳透过黄绿树叶，洒落在花米糖上，花米糖像风铃，随风飘荡。同学们起哄嚷嚷，有点内向的江月桐，脸发红，她不会爬树，怎么办呢？方红梅大大咧咧，性子急躁，喊：

“是谁搞的恶作剧？！恶心死了！有这样整人的吗？不就是嫉恨月桐又考了第一名吗？有种站出来？！”

方春琴叉着腰，气愤地骂：“哪个混账东西！做这种下三烂的坏事！缩头乌龟，做了坏事，还不敢站出来？！”

正说着，谢宇峰“噌噌噌”爬上树，拿下凳子。

花米糖放了一天，变软了。月桐伤心，捂脸哭了。花米糖是她早上在小卖铺专门买的，一毛钱六个，她不舍得吃，准备考完试，与方红梅、方春琴，还有甲班的谢秀娟，一起吃。

凳子上还贴着一张小纸条：你就是个傻丫头，总考第一有啥意思，呸呸呸。她拿着纸条，很生气，自问没有惹着谁啊！除了这几个好朋友，她埋头学习，一般很少讲话。她把花米糖塞给方红梅，哭着跑了。

2

江月桐住在外婆家，禹庄初中离外婆家近。只有她跟外公外婆三个人。

这个院子是两进院，前院街房住着贾成泽一家七口，月桐唤贾成泽夫妇成舅、成妗。成舅常年做豆腐卖豆腐，成妗一个人做农活。五个孩子，两儿三女都在上学，大儿子在县二中，刚上高三，成绩前几名，一家人巴望他能考上大学，啥活儿都不让他做，他也乐得轻闲，整个暑假秋假抱着书，在街对面的空园里坐着。这个空园划给他家了，没钱盖砖房，暂时空着，种了树。前院厢房就是月桐外婆家，外公睡在外间，月桐和外婆睡在里间。厢房对面，并排两间灶房，分别属于月桐外婆和成妗。前院上房归小队部，放着杂物。后院三间房，住着贾二奎一家六口，他四个儿子，不爱读书，都只上了小学。再往后，是一个院子，种着桐树、榆树。贾二奎闲时收破烂，这个院子堆放着他的破烂东西，用塑料布盖着，蚊虫成群，臭气熏天。月桐每次挑水路过，都捂着鼻子跑，水洒一地。

月桐话不多，还算懂事，总将缸里挑满水，帮外婆拉风箱、洗锅碗等。外公外婆七十多岁了，干不动农活儿，只种一小片菜地，米面都是月桐爹磨好送来。

月桐哭着到家，正好她爹送新鲜玉米面过来，问她为啥哭？她不说，

赶紧舀水洗把脸，把爹送走。外婆肩头搭着毛巾，弯腰低头烙葱油饼。她添柴、拉风箱，外婆笑着说：

“劲小点，别拉太大风，容易糊底。”

饭好了，摆上小桌，是葱油饼、玉米面汤、凉拌黄瓜。外公不在外面吃，他坐房里吃，月桐端了进去。外公一边吃，一边唉声叹气，偶尔“哎呀”一声，把月桐吓一跳。外婆跟外公矛盾很深，很少与外公讲话。

月桐心情不好，吃得少，外婆说她：

“这闺女，像小虫儿，就吃一点。快再多吃点。”

月桐摇头。成舅一家人坐在大桐树下吃饭，人多声响。大儿子振海端着饭碗过来说：

“月桐咋了？在学校受欺负了？”月桐没吱声。

振海接着说：“谁欺负你，你要还击他！狠狠收拾他一顿，叫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

成舅喝着汤说：“不要听他的！以暴制暴，不对。忍忍就过去了，关键把学习搞好，成绩好，啥都有了。将来你考上学了，他们还在地里啃泥呢！对不对？理他们那么多干啥？浪费时间，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多做几道题。”

后院的四儿子端饭走过：“啥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揍他狗日的！”

月桐赶紧站起来说：“没有，没有啦。就是没啥胃口。我去上夜自习了。”她进屋端出罩灯，跑了。罩灯每晚端回家，因为有捣蛋鬼偷倒煤油。

在去学校的路上，月桐碰到了谢秀娟。谢秀娟的父亲死了，妈妈一个人照顾一家老小，家里负担重，十分困难。她学习好，一般能排进年级前五名，但她不准备上高中，想初中毕业就回家帮她妈种地。

她多次对月桐说：“我要证明我能学得好，然后回家干活，你有出息了，千万别忘记我。”她上学晚，比月桐大两岁多，有点小成熟。

“听说，有坏蛋捉弄你了？”

“嗯，气死我了。你说会是谁？我跟他们都无冤无仇啊！”

“不要生气。你成绩那么好，总会有人嫉妒的。依我看，不像是女生所为，八成是哪个调皮男生，恨老师总表扬你，所以才搞怪的。”

“唉，若知道是谁，骂他一顿解解气。可现在敌人是谁，不知道，干急。”

“你能骂出来？嘿嘿。别逗了。依我看，战胜敌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一直考第一，考上县一中，考上大学，气死他们！哈哈。”

“这会儿，我也不气了。刚才成舅说的话有道理的，他不愧是当年的‘贾秀才’，他年轻时跑新疆当过干部，见多识广。他说：‘有那闲工夫生气，还不如多做几道题，以暴制暴不对。’”

“以暴制暴？还没学过这个，到学校查查字典。”

到班里，方红梅、方春琴告诉她：“是‘级级蹲’方梦柱捣的鬼。”他是留级生，大家对他不熟悉，只听说他是“捣蛋一号”，在小学就留级两次，初一留级，初二又留级。班主任一见他就头痛。他应该十六七岁了，与他同岁的同学有的都高三了，他还蹲在初二，他说“要把初中的牢底坐穿”。红梅、春琴商量整整这个“级级蹲”。月桐叹口气说：

“算了，他不跟咱们一个班，况且老师都管不了他，咱们省点劲儿，弄弄学习吧。”

她俩听了，也作罢，其实心里也有点怕这个留级生，毕竟他要大好几岁呢！

周一至周六，天天晚饭后上夜自习，两节课，一般做题，偶尔也会有任课老师上课，赶进度，争取早点复习。这晚，月桐背默英语单词，预习代数和物理，感觉有黑影在窗外一闪。窗外是窄窄的空地，几棵榆树，树干上粘着小黄虫，一堆一堆的。她转身悄悄告诉红梅，红梅探出身子看了看，“黑咕隆咚，啥也没有。别自己吓自己。”

3

乙班炸了锅，谢城中怒发冲冠。

初二第一学期第一个月的月考，乙班各科平均分都垫底，而且年级前十名，乙班没有一个。

谢城中从地里劳动回校，浑身泥巴，穿着破洞的白汗衫，趿拉着湿湿的黑布鞋，一条裤腿卷到膝盖，他折断粉笔，砸向成绩差的学生，嘴里乱骂。发泄一通后，他问：

“同学们啊，你们脑袋里装的啥？要我说，除了知识装不进外，啥歪门邪道都能装！畅所欲言，都说说吧，啥原因？初一我们还能中等，现在怎么了？全垫底，被另两个班踩在脚下，可舒服？！……”

班里沉默。过了几分钟，谢老师自己说：

“我看，就是一块臭肉搅得满锅腥！这块臭肉就是——”他停顿一下，咽了咽口水。几个学生领头喊了“级级蹲”之后，全班都跟着喊：“不要方梦柱！赶走‘级级蹲’……”

方梦柱是太吵了，他自己不要学习，还闹得全班静不下来。开始，为了不影响到上课，谢老师罚他站在教室后面，老师一转身板书，他就乱窜，扔了同学的书，扯了同学的本子，抽了同学的凳子，在教室中间做鬼脸等等。没办法，谢老师罚他站在教室窗户外面，老师刚一走，他就从窗户跳进教

室，踩在别人的桌子上跳舞。他笼络了七八个不爱学习的男生，自封帮主，今天欺负这个，明天又打了那个，弄得班里乌烟瘴气。快要月考了，谢老师给他假期，让他待家里不要上学，可他偏偏到校，不迟到不早退。谢老师哭笑不得。

核桃树下，谢城中、王大嘴倚着乒乓球台，方梦柱站在他俩面前，背着双手，眼睛瞪着树叶。

谢老师气愤：“站好了，站没站样！坐没坐姿！吊儿郎当像个小流氓！”

方梦柱还嘴：“谢老师不用装斯文，我就是个小流氓！我妈跟别人跑了，我爹跟小寡妇鬼混，我不流氓谁流氓？！”

谢老师气得翻白眼：“王主任，你看你看……”

王大嘴顺手从地上拾起树枝，用力敲打方梦柱的头。方梦柱没有用双手挡，他的双手仍背在后面，眼睛仍望着树。

王大嘴怒：“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学生？！没有一点羞耻心。你家里不顺，你才更应该活得有点人样！你看这副样子，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是什么嘴脸？！……”

谢老师站起来，“王主任，反正，哪个班都不要他，我也不要！坚决不要！我班里成绩都这样了，我，我要用包袱！我走了，你们领导看着办吧！”说完高喊：“乙班班长，把方梦柱同学的桌凳，从我们教室搬出来，请走这个大神，立即！马上！”边喊边大步走开。

王大嘴点上纸烟，猛抽几口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方梦柱，双方沉默僵持。过了半个小时，王大嘴慢悠悠开口：

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有喜欢的姑娘吧？”方梦柱不语，身体略晃了晃，舔舔嘴唇。王大嘴弹了弹身上的烟灰，“这姑娘应该还没毕业。”

方梦柱突然发飙：“呸！要你管！”

王大嘴哈哈笑起来：“小子！我也从你这个岁数走过的，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，以为我不知道？有人报告我了。”

方梦柱放开背着的双手，身体不自然地抖着：“谁？谁告我状？！我弄死他！”

王大嘴示意他走近，方梦柱犹豫一下，靠近王大嘴。

王大嘴故意压低声音：“是谁，我不会告诉你。反正我心里清楚。这样，咱俩做个交易，如何？”

方梦柱眨眨眼，不知这个快五十岁的老男人卖的什么关子，整个初中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老师，他都不怕，他内心唯独最怵王大嘴，尽管与这个老男人“交锋”不多。他仍不语。

王大嘴悄悄说：“这样吧，你留级反正也是因为这个姑娘，我成全你，把你调到她班。”

说到这儿，方梦柱不由自主地迅速瞟了一眼丙班教室，这一眼被王大嘴捕捉到了。王大嘴稍微提高了嗓音：

“我给你调到丙班！条件是，你随便喜欢你的姑娘，可以不来上学，但绝对不能扰乱班里纪律！否则，我弄死你！神不知鬼不觉残你半条腿，看哪个姑娘会跟你好！你不想好好做个人，也不让别人好好做个人，那我不让你好好做个人！咋样？愿意做这个交易吗？！我看你别无选择！”最后几句话，王大嘴微笑着、咬着牙、从牙缝里一字一字挤出来。

方梦柱不禁打了个冷战，木然地点点头。

王大嘴“啪”地拍手，“来，握手，成交！我的话，你真听明白了吧！还有，离丙班前二十名远点，能多远就多远。尤其是江月桐，你胆敢再惹着她——”王大嘴还没讲完，方梦柱已经跑了，他左肩扛着课桌，右胳膊夹着方凳，趾高气扬进了丙班，把课桌放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

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面冲窗外的榆树，在心里大喊：

“啊！傻丫头，我来了！”

都放学了，教室空无一人。他从后排跳到前排，最后停在江月桐的座位旁。他用衣袖擦了擦月桐的课桌和方凳；凳子上有几处墨迹，他吐了口唾沫，扯衣摆用力擦了擦，并整理好月桐的课桌；月桐靠窗坐，窗下堆着书本，他一并弄整齐。怕有同学提早来上夜自习，他依依不舍，准备离开，走到门口，又回来，故意弄乱了月桐的课桌。

他冲出教室，蹦着，跳着，旋转着，胸膛里像揣着一只小兔子，上蹿下跳，快要跳出嗓子眼了。傍晚时分，空中铺着一团团火烧云，霞光满天，就像他心中那个姑娘红苹果似的动人脸庞。他张开双臂跑着望着，好想伸手抚